内経十完

□12
484
2455

□ 13
484
55

D132
484
55

医27
27

東京醫學

黃帝內經靈樞卷七

陰陽繫日月第四十一

黃帝曰余聞天爲陽地爲陰日爲陽月爲陰其合之于人奈何岐伯曰腰以上爲天腰以下爲地故天爲陽地爲陰故足之十二經脈以應十二月月生於水故在下者爲陰手之十指以應十日日主火故在上者爲陽黃帝曰合之于脈奈何岐伯曰寅者正月之生陽也主左足之少陽未者六月主右足之少陽卯者二月主左足之太陽午者五月主右足之太陽辰者三月主左足之

支那醫學所有

陽明巳者四月主右足之陽明此兩陽合于前故曰陽明申者七月之生陰也主右足之少陰丑者十二月主左足之少陰酉者八月主右足之太陰子者十一月主左足之太陰戌者九月主右足之厥陰亥者十月主左足之厥陰此兩陰交盡故曰厥陰甲主左手之少陽乙主左手之太陽戊主右手之太陽丙主左手之陽明丁主右手之陽明此兩火并合故爲陽明庚主右手之少陰癸主左手之少陰辛主右手之太陰壬主左手之太陰故足之陽者陰中之少陽也足之陰者陽中之太陽也手之陽者陽中之少陰也腰以上者爲陽腰以下者爲陰其於五藏也心爲陽中之太陽肺爲陽中之少陰肝爲陰中之少陽脾爲陰中之至陰腎爲陰中之太陰黃帝曰以治奈何岐伯曰正月二月三月人氣在左無刺左足之陽四月五月六月人氣在右無刺右足之陽七月八月九月人氣在右無刺右足之陰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人氣在左無刺左足之陰黃帝曰五行以東方甲乙木王春春者蒼色主肝肝者足厥陰也今乃以甲爲左手之

少陽不合于數何也岐伯曰此天地之陰陽也非四時五行之以次行也且夫陰陽者有名而無形故數之可十離之可百散之可千推之可萬此之謂也

病傳第四十二

黃帝曰余受九鍼于夫子而私覽於諸方或有導引行氣喬摩灸熨刺焫飲藥之一者可獨守耶將盡行之乎岐伯曰諸方者衆人之方也非一人之所盡行也黃帝曰此乃所謂守一勿失萬物畢者也今余已聞陰陽之虛實之理傾移之過可治之屬願聞病之變化淫傳

絕敗而不可治者可得聞乎岐伯曰要乎哉問道昭乎其如日醒窘乎其如夜瞑能被而服之神與俱成畢將服之神自得之生神之理可著于竹帛不可傳于子孫黃帝曰何謂日醒岐伯曰明於陰陽如惑之解如醉之醒黃帝曰何謂夜瞑岐伯曰瘖乎其無聲漠乎其無形折毛發理正氣橫傾淫邪泮衍血脈傳濇大氣入藏腹痛下淫可以致死不可以致生黃帝曰大氣入藏奈何岐伯曰病先發于心一日而之肺三日而之肝五日而之脾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病先發于肺三日而

之肝一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病先發于肝三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三日而之腎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蚤食病先發于脾一日而之胃二日而之腎三日而之膂膀胱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病先發于胃五日而之腎三日而之膂膀胱五日而上之心二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昳病先發于腎三日而之膂膀胱三日而之小腸三日而之心三日而之小腸三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早晡病先發于膀胱五日而之腎一日而之小腸一日而之心二日不已死冬鷄鳴夏下晡

諸病以次相傳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也間一藏及二三四藏者乃可刺

淫邪發夢第四十三

黃帝曰願聞淫邪泮衍奈何岐伯曰正邪從外襲內而未有定舍反淫于藏不得定處與營衛俱行而與鬼神飛揚使人臥不得安而喜夢氣淫于府則有餘于外不足于內氣淫于藏則有餘于內不足于外黃帝曰有餘不足有形乎岐伯曰陰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盛則夢大火而燔燎陰陽俱盛則夢相殺上盛則夢飛

下盛則夢陷甚饑則夢取甚飽則夢予肝氣盛則夢怒
肺氣盛則夢恐懼哭泣飛揚心氣盛則夢善笑恐畏脾
氣盛則夢歌樂身體重不舉腎氣盛則夢腰脊兩解不
屬凡此十二盛者至而寫之立已厥氣客于心則夢見
邱山煙火客于肺則夢飛揚見金鐵之奇物客于肝則
夢山林樹木客于脾則夢見邱陵大澤壞屋風雨客于
腎則夢臨淵沒居水中客于膀胱則夢遊行客于胃則
夢飲食客于大腸則夢田野客于小腸則夢聚邑衝衢
客于膽則夢鬬訟自刳客于陰器則夢接內客于項則
夢斬首客于脛則夢行走而不能前及居深地窮力交切
苑中客于股肱則夢禮節拜起客于胞脘則夢溲便凡
此十五不足者至而補之立已也

順氣一日分爲四時第四十四

黃帝曰夫百病之所始生者必起于燥溼寒暑風雨陰
陽喜怒飲食居處氣合而有形得藏而有名余知其然
也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晝安夕加夜甚何也岐伯曰四
時之氣使然黃帝曰願聞四時之氣岐伯曰春生夏長
秋收冬藏是氣之常也人亦應之以一日分爲四時朝

則爲春日中爲夏日入爲秋夜半爲冬朝則入氣始生
病氣衰故旦慧日中人氣長長則勝邪故安夕則入氣
始衰邪氣始生故加夜半入氣入藏邪氣獨居於身故
甚也黃帝曰其時有反者何也岐伯曰是不應四時之
氣藏獨主其病者是必以藏氣之所不勝時者甚以其
所勝時者起也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順天之時而
病可與期順者爲工逆者爲粗黃帝曰善余聞刺有五
變以主五輸願聞其數岐伯曰人有五藏五藏有五變
五變有五輸故五五二十五輸以應五時黃帝曰願聞

五變岐伯曰肝爲牡藏其色青其時春其音角其味酸
其日甲乙心爲牡藏其色赤其時夏其日丙丁其音徵
其味苦脾爲牝藏其色黃其時長夏其日戊己其音宮
其味甘肺爲牝藏其色白其音商其時秋其日庚辛其
味辛腎爲牝藏其色黑其時冬其日壬癸其音羽其味
鹹是爲五變黃帝曰以主五輸奈何藏主冬冬刺井色
主春春刺滎時主夏夏刺輸音主長夏長夏刺經味主
秋秋刺合是謂五變以主五輸黃帝曰諸原安合以致
六輸岐伯曰原獨不應五時以經合之以應其數故六

六三十六輸黃帝曰何謂藏主冬時主夏音主長夏味主秋色主春願聞其故岐伯曰病在藏者取之井病變于色者取之榮病時間時甚者取之輸病變于音者取之經經滿而血者病在胃及以飲食不節得病者取之故命曰味主合是謂五變也

外揣第四十五

黃帝曰余聞九鍼九篇余親授其調頗得其意夫九鍼者始于一而終於九然未得其要道也夫九鍼者小之則無內大之則無外深不可爲下高不可爲蓋恍惚無窮流溢無極余知其合于天道人事四時之變也然余願禀之毫毛渾束爲一可乎岐伯曰明乎哉問也非獨鍼道焉夫治國亦然黃帝曰余願聞鍼道非國事也岐伯曰夫治國者夫惟道焉非道何可小大深淺禀合爲一乎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日與月焉水與鏡焉鼓與響焉夫日月之明不失其影水鏡之察不失其形鼓響之應不後其聲動搖則應和盡得其情黃帝曰窘乎哉昭昭之明不可蔽其不可蔽不失陰陽也合而察之切而驗之見而得之若清水明鏡之不失其形也五音

不彰五色不明五藏波蕩若是則外內相襲若鼓之應桴響之應聲影之似形故遠者司外揣內近者司內揣外是謂陰陽之極天地之蓋請藏之靈蘭之室弗敢使泄也

五變第四十六

黃帝問於少俞曰余聞百疾之始期也必生於風雨寒暑循毫毛而入腠理或復還或留止或爲風腫汗出或爲消癉或爲寒熱或爲痺痛或爲積聚奇邪淫溢不可勝數願聞其故夫同時得病或病此或病彼意者天之爲人生風乎何其異也少俞曰夫天之風者非以私百姓也其行公平正直犯者得之避者得無殆非求人而人自犯之黃帝曰一時遇風同時得病其病各異願聞其故少俞曰善乎哉問請論以比匠人匠人磨斧斤礪刀削斲材木之陰陽尚有堅脆堅者不入脆者皮弛至其交節而缺斤斧焉夫一木之中堅脆不同堅者則剛脆者易傷況其材木之不同皮之厚薄汁之多少而各異耶夫木之蚤花先生葉者遇春霜烈風則花落而葉萎久曝大旱則脆木薄皮者枝條汁少而葉萎久陰

淫雨則薄皮多汁者皮潰而漉卒風暴起則剛脆之木枝折杌傷秋霜疾風則剛脆之木根搖而葉落凡此五者各有所傷況於人乎黃帝曰以人應木奈何少俞答曰木之所傷也皆傷其枝枝之剛脆而堅未成傷也人之有常病也亦因其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者邪之所舍也故常爲病也黃帝曰人之善病風厥漉汗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肉不堅腠理疏則善病風黃帝曰何以候肉之不堅也少俞答曰腘肉不堅而無分理理者粗理粗理而皮不緻者腠理疏此言其渾然者黃帝曰

人之善病消癉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五藏皆柔弱者善病消癉黃帝曰何以知五藏之柔弱也少俞答曰夫柔弱者必有剛強剛強多怒柔者易傷也黃帝曰何以候柔弱之與剛強少俞答曰此人薄皮膚而目堅固以深者長衝直揚其心剛剛則多怒怒則氣上逆胷中畜積血氣逆留膕皮充肌血脈不行轉而爲熱熱則消肌膚故爲消癉此言其人暴剛而肌肉弱者也黃帝曰人之善病寒熱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小骨弱肉者善病寒熱黃帝曰何以候骨之小大肉之堅脆色之不一也

少俞答曰顴骨者骨之本也顴大則骨大顴小則骨小
皮膚薄而其肉無胭其臂懦懦然其地色殆然不與其
天同色汚然獨異此其候也然後臂薄者其髓不滿故
善病寒熱也黃帝曰何以候人之善病痹者少俞答曰
粗理而肉不堅者善病痹黃帝曰痹之高下有處乎少
俞答曰欲知其高下者各視其部黃帝曰人之善病腸
中積聚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皮膚薄而不澤肉不堅
而淖音鬧澤如此腸胃惡惡則邪氣留止積聚乃傷脾胃
之間寒溫不次邪氣稍至稽積留止大聚乃起黃帝曰

余聞病形已知之矣願聞其時少俞答曰先立其年以
知其時時高則起時下則殆雖不陷下當年有衝通其
病必起是謂因形而生病五變之紀也

本藏第四十七

黃帝問於岐伯曰人之血氣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
性命者也經脈者所以行血氣而營陰陽濡筋骨利關
節者也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關闔者
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是
故血和則經脈流行營覆陰陽筋骨勁強關節清利矣

衛氣和則分肉解利皮膚調柔腠理緻密矣志意和則精神專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藏不受邪矣寒溫和則六府化穀風痺不作經脈通利肢節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者也六府者所以化水穀而行津液者也此人之所以具受于天也無愚智賢不肖無以相倚也然有其獨盡天壽而無邪僻之病百年不衰雖犯風雨卒寒大暑猶有弗能害也有其不離屏蔽室內無怵惕之恐然猶不免於病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窘乎哉問也五藏者所以參天地副陰陽而連四時化五節者也五藏者故有小大高下堅脆端正偏傾者六府亦有小大長短厚薄結直緩急凡此二十五者各不同或善或惡或吉或凶請言其方心小則安邪弗能傷易傷以憂心大則憂不能傷易傷于邪心高則滿于肺中悗而善忘難開以言心下則藏外易傷于寒易恐以言心堅則藏安守固心脆則善病消癉熱中心端正則和利難傷心偏傾則操持不一無守司也肺小則少飲不病喘喝肺大則多飲善病胷痺喉痺逆氣肺高則上氣肩息欬肺下則居賁迫肺善脹下痛

肺堅則不病欬上氣肺脆則苦病消癉易傷肺端正則和利難傷肺偏傾則胃偏痛也肝小則藏安無脅下之病肝大則逼胃迫咽則苦膈中且脅下痛肝高則上支賁切脅悗爲息賁肝下則逼胃脅下空脅下空則易受邪肝堅則藏安難傷肝脆則善病消癉易傷肝端正則和利難傷肝偏傾則脅下痛也脾小則藏安難傷於邪也脾大則苦湊胁而痛不能疾行脾高則胁引季脅而痛脾下則下加于大腸下加于大腸則藏苦受邪脾堅則藏安難傷脾脆則善病消癉易傷脾端正則和利難傷脾偏傾則善腫也腎小則藏安難傷腎大則善病腰痛不可以俛仰腎下則腰尻痛不可以俛仰爲狐疝腎堅則不病腰背痛腎脆則苦病消癉易傷腎端正則和利難傷腎偏傾則苦腰尻痛也凡此二十五變者人之所苦常病黃帝曰何以知其然也岐伯曰赤色小理者心小粗理者心大無髑音結骼音于者心高髑骼小短舉者心下髑骼長者心下堅髑骼弱小以薄者心脆髑骼直下不舉者心端正髑骼倚一方者心偏傾也白色小理者肺小

粗理者肺大巨肩反膺陷喉者肺高合腋張脅者肺下好肩背厚者肺堅肩背薄者肺脆背膺厚者肺端正脅偏疎者肺偏傾也青色小理者肝小粗理者肝大廣胷反骸音敲者肝高合脅兎骸者肝下胷脅好者肝堅脅骨弱者肝脆膺腹好相得者肝端正脅骨偏舉者肝偏傾也黃色小理者脾小粗理者脾大揭脣者脾高脣下縱者脾下脣堅者脾堅脣大而不堅者脾脆脣上下好者脾端正脣偏舉者脾偏傾也黑色小理者腎小粗理者腎大高耳者腎高耳後陷者腎下耳堅者腎堅耳薄不堅者腎脆耳好前居牙車者腎端正耳偏高者腎偏傾也凡此諸變者持則安減則病也帝曰善然非余之所問也願聞人之有不可病者至盡天壽雖有深憂大恐怵惕之志猶不能減也甚寒大熱不能傷也其有不離屏蔽室內又無怵惕之恐然不免於病者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五藏六府邪之舍也請言其故五藏皆小者少病苦燋心大憂愁五藏皆大者緩于事難使以憂五藏皆高者好高舉措五藏皆下者好出人下五藏皆堅者無病五藏皆脆者不離于病五藏皆端正者和利得

人心五藏皆偏傾者邪心而善盜不可以爲人平反覆言語也黃帝曰願聞六府之應岐伯答曰肺合大腸大腸者皮其應心合小腸小腸者脈其應肝合膽膽者筋其應脾合胃胃者肉其應腎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黃帝曰應之奈何岐伯曰肺應皮皮厚者大腸厚皮薄者大腸薄皮緩腹裏大者大腸大而長皮急者大腸急而短皮滑者大腸直皮肉不相離者大腸結心應脈皮厚者脈厚脈厚者小腸厚皮薄者脈薄脈薄者小腸薄皮緩者脈緩脈緩者小腸大而長皮薄而脈

沖小者小腸小而短諸陽經脈皆多紆屈者小腸結脾應肉肉胭渠永反堅大者胃厚肉胭麼者胃薄肉胭小而麼者胃不堅肉胭不稱身者胃下胃下者下管約不利肉胭不堅者胃緩肉胭無小裏累者胃急肉胭多少裏累者胃結胃結者上管約不利也肝應爪爪厚色黃者膽厚爪薄色紅者膽薄爪堅色青者膽急爪濡色赤者膽緩爪直色白無約者膽結也腎應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疏腠理者三焦膀胱緩皮急而無毫毛者三焦膀

胱急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
結也黃帝曰厚薄美惡皆有形願聞其所病岐伯答曰
視其外應以知其內藏則知所病矣

黃帝內經靈樞卷七　總校黃以周分校朱昌壽馮一梅校

黃帝內經靈樞卷八

禁服第四十八

雷公問於黃帝曰細子得受業通於九鍼六十篇旦暮
勤服之近者編絕久者簡脫然尚諷誦弗置未盡解於
意矣外揣言渾束爲一未知所謂也夫大則無外小則
無內大小無極高下無度束之奈何士之才力或有厚
薄智慮褊淺不能博大深奧自強于學若細子細子恐
其散于後世絕于子孫敢問約之奈何黃帝曰善乎哉
問也此先師之所禁坐私傳之也割臂歃血之盟也子

若欲得之何不齋乎雷公再拜而起曰請聞命于是也乃齋宿三日而請曰敢問今日正陽細子願以受盟黃帝乃與俱入齋室割臂歃血黃帝親祝曰今日正陽歃血傳方有敢背此言者反受其殃雷公再拜曰細子受之黃帝乃左握其手右授之書曰慎之慎之吾爲子言之凡刺之理經脈爲始營其所行知其度量內刺五藏外刺六府審察衞氣爲百病母調諸虛實虛實乃止寫其血絡血盡不殆矣雷公曰此皆細子之所以通未知其所約也黃帝曰夫約方者猶約囊也囊滿而弗約則

輸泄方成弗約則神與弗俱雷公曰願爲下材者勿滿而約之黃帝曰未滿而知約之以爲工不可以爲天下師雷公曰願聞爲工黃帝曰寸口主中人迎主外兩者相應俱往俱來若引繩大小齊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者名曰平人人迎大一倍于寸口病在足少陽一倍而躁在手少陽人迎二倍病在足太陽二倍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倍病在足陽明三倍而躁甚作間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緊痛則取之分肉代則取

血絡具飲藥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名曰經
刺人迎四倍者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爲外格死不
治必審按其本末察其寒熱以驗其藏府之病寸口大
于人迎一倍病在足厥陰一倍而躁在手心主寸口二
倍病在足少陰二倍而躁在手少陰寸口三倍病在足
太陰三倍而躁在手太陰盛則脹滿寒中食不化虛則
熱中出糜少氣溺色變緊則痛痹代則乍痛乍止盛則
寫之虛則補之緊則先刺而後灸之代則取血絡而後
調之陷下則徒灸之陷下者脈血結于中中有著血血

寒故宜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寸口四倍者名曰內
關內關者且大且數死不治必審察其本末之寒溫以
驗其藏府之病通其營輸乃可傳于大數大數曰盛則
徒寫之虛則徒補之緊則灸刺且飲藥陷下則徒灸之
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所謂經治者飲藥亦曰灸刺脈急
則引脈大以弱則欲安靜用力無勞也

五色第四十九

雷公問於黃帝曰五色獨決于明堂乎小子未知其所
謂也黃帝曰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蕃者

頰側也蔽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見于外如是者壽必中百歲雷公曰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五藏次于中央六府挾其兩側首面上于闕庭王宮在于下極五藏安于胃中眞色以致病色不見明堂潤澤以清五官惡得無辨乎雷公曰其不辨者可得聞乎黃帝曰五色之見也各出其色部部骨陷者必不免於病矣其色部乘襲者雖病甚不死矣雷公曰官五色奈何黃帝曰青黑爲痛黃赤爲熱白爲寒是謂五官雷公曰病之益甚與其方衰如何黃帝曰

外內皆在焉切其脈口滑小緊以沈者病益甚在中人迎氣大緊以浮者其病益甚在外其脈口浮滑者病日進人迎沈而滑者病日損其脈口滑以沈者病日進在內其人迎脈滑盛以浮者其病日進在外脈之浮沈及人迎與寸口氣小大等者病難已病之在藏沈而大者易已小爲逆病在府浮而大者其病易已人迎盛堅者傷於寒氣口甚堅者傷於飱雷公曰以色言病之間甚奈何黃帝曰其色麤以明沈夭者爲甚其色上行者病盖甚其色下行如雲徹散者病方已五色各有藏部有

外部有內部也色從外部走內部者其病從外走內其色從內走外者其病從內走外病生於內者先治其陰後治其陽反者益甚其病生於陽者先治其外後治其內反者益甚其脈滑大以代而長者病從外來目有所見志有所惡此陽氣之并也可變而已雷公曰小子聞風者百病之始也厥逆者寒溼之起也別之奈何黃帝曰常候闕中薄澤爲風沖濁爲痹在地爲厥此其常也各以其色言其病雷公曰人不病卒死何以知之黃帝曰大氣入于藏府者不病而卒死矣雷公曰病小愈而卒死者何以知之黃帝曰赤色出兩顴大如母指者病雖小愈必卒死黑色出於庭大如母指必不病而卒死雷公再拜曰善哉其死有期乎黃帝曰察色以言其時雷公曰善乎願卒聞之黃帝曰庭者首面也闕上者咽喉也闕中者肺也下極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膽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腸也挾大腸者腎也當腎者臍也面王以下者小腸也面王以上者膀胱子處也顴疑有落字者肩也顴後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內皆上者膺乳也挾繩而上者背也循牙車以下者股也

中央者膝也膝以下者脛也當脛以下者足也巨分者
股裏也巨屈者膝臏也此五藏六府肢節之部也各有
部分有部分用陰和陽用陽和陰當明部分萬舉萬當
能別左右是謂大道男女異位故曰陰陽審察澤夭謂
之良工沈濁爲內浮澤爲外黃赤爲風青黑爲痛白爲
寒黃而膏潤爲膿赤甚者爲血痛甚爲攣寒甚爲皮不
仁五色各見其部察其浮沈以知淺深察其澤夭以觀
成敗察其散搏以知遠近視色上下以知病處積神於
心以知往今故相氣不微不知是非屬意勿去乃知新

故色明不麤麤沈夭爲甚不明不澤其病不甚其色散駒
駒然未有聚其病散而氣痛聚未成也腎乘心心先病
腎爲應色皆如是男子色在于面王爲小腹痛下爲卵
痛其圜直爲莖痛高爲本下爲首狐疝癰陰之屬也女
子在于面王爲膀胱子處之病散爲痛搏爲聚方員左
右各如其色形其隨而下至胝爲淫有潤如膏狀爲暴
㿗不潔左爲左右爲右其色有邪聚散而不端面色所
指者也色者青黑赤白黃皆端滿有別鄉別鄉赤者其
色亦大如棆莢在面王爲不日其色上銳首空上向下

銳下向在左右如法以五色命藏青爲肝赤爲心白爲肺黃爲脾黑爲腎肝合筋心合脈肺合皮脾合肉腎合骨也

論勇第五十

黃帝問於少俞曰有人於此竝行竝立其年之長少等也衣之厚薄均也卒然遇烈風暴雨或病或不病或皆病或皆不病其故何也少俞曰帝問何急黃帝曰願盡聞之少俞曰春青風夏陽風秋涼風冬寒風凡此四時之風者其所病各不同形黃帝曰四時之風病人如何

少俞曰黃色薄皮弱肉者不勝春之虛風白色薄皮弱肉者不勝夏之虛風青色薄皮弱肉不勝秋之虛風赤色薄皮弱肉不勝冬之虛風也黃帝曰黑色不病乎少俞曰黑色而皮厚肉堅固不傷於四時之風其皮薄而肉不堅色不一者長夏至而有虛風者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堅者長夏至而有虛風不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堅者必重感于寒外內皆然乃病黃帝曰善黃帝曰夫人之忍痛與不忍痛者非勇怯之分也夫勇士之不忍痛者見難則前見痛則止夫怯士之忍痛者聞難則恐遇

痛不動夫勇士之忍痛者見難不恐遇痛不動夫怯士之不忍痛者見難與痛目轉面眙恐不能言失氣驚顏色變化乍死乍生余見其然也不知其何由願聞其故少俞曰夫忍痛與不忍痛者皮膚之薄厚肌肉之堅脆緩急之分也非勇怯之謂也黃帝曰願聞勇怯之所由然少俞曰勇士者目深以固長衡直揚三焦理橫其心端直其肝大以堅其膽滿以傍怒則氣盛而胃張肝舉而膽橫皆裂而目揚毛起而面蒼此勇士之由然者也黃帝曰願聞怯士之所由然少俞曰怯士者目大而不減陰陽相失其焦理縱髑骼短而小肝系緩其膽不滿而縱腸胃挺脅下空雖方大怒氣不能滿其胃肝肺雖舉氣衰復下故不能久怒此怯士之所由然者也黃帝曰怯士之得酒怒不避勇士者何藏使然少俞曰酒者水穀之精熟穀之液也其氣慓悍其入于胃中則胃脹氣上逆滿於胷中肝浮膽橫當是之時固比于勇士氣衰則悔與勇士同類不知避之名曰酒悖也

背腧第五十一

黃帝問於岐伯曰願聞五藏之腧出於背者岐伯曰胷

中大腧在杼骨之端肺腧在三焦之間心腧在五焦之
間膈腧在七焦之間肝腧在九焦之間脾腧在十一焦
之間腎腧在十四焦之間皆挾脊相去三寸所則欲得
而驗之按其處應在中而痛解乃其腧也灸之則可刺
之則不可氣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以火補者毋吹其火
須自滅也以火寫者疾吹其火傳其艾須其火滅也

衛氣第五十二

黃帝曰五藏者所以藏精神魂魄者也六府者所以受
水穀而化行物者也其氣內干五藏而外絡肢節其浮

氣之不循經者爲衛氣其精氣之行于經者爲營氣陰
陽相隨外內相貫如環之無端亭亭淖淖乎孰能窮之
然其分別陰陽皆有標本虛實所離之處能別陰陽十
二經者知病之所生候虛實之所在者能得病之高下
知六府之氣街者能知解結契紹于門戶能知虛石之
堅軟者知補寫之所在能知六經之標本者可以無惑
于天下岐伯曰博哉聖帝之論臣請盡意悉言之足太
陽之本在跟以上五寸中標在兩絡命門命門者目也
足少陽之本在竅陰之間標在窻籠之前窻籠者耳也

足少陰之本在內踝下上三寸中標在背腧與舌下兩脈也足厥陰之本在行間上五寸所標在背腧也足陽明之本在厲兌標在人迎頰挾頏顙也足太陰之本在中封前上四寸之中標在背腧與舌本也手太陽之本在外踝之後標在命門之上一寸也手少陽之本在小指次指之間上二寸標在耳後上角下外皆也手陽明之本在肘骨中上至別陽標在顏下合鉗上也手太陰之本在寸口之中標在腋內動也手少陰之本在銳骨之端標在背腧也手心主之本在掌後兩筋之間二寸中標在腋下下三寸也凡候此者下虛則厥下盛則熱上虛則眩上盛則熱痛故石者絕而止之虛者引而起之請言氣街胷氣有街腹氣有街頭氣有街脛氣有街故氣在頭者止之于腦氣在胷者止之膺與背腧氣在腹者止之背腧與衝脈于臍左右之動脈者氣在脛者止之于氣街與承山踝上以下取此者用毫鍼必先按而在久應於手乃刺而予之所治者頭痛眩仆腹痛中滿暴脹及有新積痛可移者易已也積不痛難已也

論痛第五十三

黃帝問於少俞曰筋骨之强弱肌肉之堅脆皮膚之厚薄腠理之疏密各不同其于鍼石火熨之痛何如腸胃之厚薄堅脆亦不等其於毒藥何如願盡聞之少俞曰人之骨强筋弱肉緩皮膚厚者耐痛其于鍼石之痛火熨亦然黃帝曰其耐火熨者何以知之少俞答曰加以黑色而美骨者耐火熨黃帝曰其不耐鍼石之痛者何以知之少俞曰堅肉薄皮者不耐鍼石之痛于火熨亦然黃帝曰人之病或同時而傷或易已或難已其故何如少俞曰同時而傷其身多熱者易已多寒者難已黃

帝曰人之勝毒何以知之少俞曰胃厚色黑大骨及肥者皆勝毒故其瘦而薄胃者皆不勝毒也

天年第五十四

黃帝問於岐伯曰願聞人之始生何氣築爲基何立而爲楯何失而死何得而生岐伯曰以母爲基以父爲楯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黃帝曰何者爲神岐伯曰血氣已和榮衛已通五藏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爲人黃帝曰人之壽夭各不同或天壽或卒死或病久願聞其道岐伯曰五藏堅固血脈和調肌肉解利皮膚緻

密營衛之行不失其常呼吸微徐氣以度行六府化穀津液布揚各如其常故能長久黃帝曰人之壽百歲而死何以致之岐伯曰使道隊以長基牆高以方通調營衛三部三里起骨高肉滿百歲乃得終黃帝曰其氣之盛衰以至其死可得聞乎岐伯曰人生十歲五藏始定血氣已通其氣在下故好走二十歲血氣始盛肌肉方長故好趨三十歲五藏大定肌肉堅固血脈盛滿故好步四十歲五藏六府十二經脈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榮華頽落髮頗斑白平盛不搖故好坐五十歲肝氣

始衰肝葉始薄膽汁始減目始不明六十歲心氣始衰苦憂悲血氣懈惰故好臥七十歲脾氣虛皮膚枯八十歲肺氣衰魄離故言善悞九十歲腎氣焦四藏經脈空虛百歲五藏皆虛神氣皆去形骸獨居而終矣黃帝曰其不能終壽而死者何如岐伯曰其五藏皆不堅使道不長空外以張喘息暴疾又卑基牆薄脈少血其肉不石數中風寒血氣虛脈不通眞邪相攻亂而相引故中壽而盡也

逆順第五十五

黃帝問於伯高曰余聞氣有逆順脈有盛衰刺有大約
可得聞乎伯高曰氣之逆順者所以應天地陰陽四時
五行也脈之盛衰者所以候血氣之虛實有餘不足刺
之大約者必明知病之可刺與其未可刺與其已不可
刺也黃帝曰候之奈何伯高曰兵法曰無迎逢逢之氣
無擊堂堂之陳刺法曰無刺熇（呼木切）熇之熱無刺漉漉
之汗無刺渾渾之脈無刺病與脈相逆者黃帝曰候其
可刺奈何伯高曰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
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襲者也與其形

之盛者也與其病之與脈相逆者也故曰方其盛也勿
敢毀傷刺其已衰事必大昌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
病此之謂也

五味第五十六

黃帝曰願聞穀氣有五味其入五藏分別奈何伯高曰
胃者五藏六府之海也水穀皆入于胃五藏六府皆稟
氣于胃五味各走其所喜穀味酸先走肝穀味苦先走
心穀味甘先走脾穀味辛先走肺穀味鹹先走腎穀氣
津液已行營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黃帝曰營衛

之行奈何伯高曰穀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
兩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營衛之道其大氣之摶而不
行者積于胷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喉咽故呼則出吸
則入天地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入一故穀不入半日
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黃帝曰穀之五味可得聞乎伯
高曰請盡言之五穀秔音庚米甘麻酸大豆鹹麥苦黃黍
辛五果棗甘李酸栗鹹杏苦桃辛五畜牛甘犬酸豬鹹
羊苦雞辛五菜葵甘韭酸霍鹹薤苦葱辛五色黃色宜
甘青色宜酸黑色宜鹹赤色宜苦白色宜辛凡此五者
各有所宜五宜所言五色者脾病者宜食秔米飯牛肉
棗葵心病者宜食麥羊肉杏薤腎病者宜食大豆黃卷
豬肉栗藿肝病者宜食麻犬肉李韭肺病者宜食黃黍
雞肉桃葱五禁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腎病禁
甘肺病禁苦肝色青宜食甘秔米飯牛肉棗葵皆甘心
色赤宜食酸犬肉麻李韭皆酸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
肉栗藿皆鹹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腎色黑
宜食辛黃黍雞肉桃葱皆辛

黃帝內經靈樞卷八

總校黃以周分校朱昌壽馮一梅校

黃帝內經靈樞卷九

水脹第五十七

黃帝問於岐伯曰水與膚脹鼓脹腸覃石瘕石水何以別之岐伯答曰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腫如新臥起之狀其頸脈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脛腫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黃帝曰膚脹何以候之岐伯曰膚脹者寒氣客于皮膚之間鼜音空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厚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不變此其候也鼓脹何如岐伯曰腹脹身皆大大與膚

脹等也色蒼黃腹筋起此其候也腸覃何如岐伯曰寒氣客于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營因有所繫癖而內著惡氣乃起瘕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雞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懷子之狀久者離歲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此其候也石瘕何如岐伯曰石瘕生于胞中寒氣客于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惡血當寫不寫衄音衄以留止日以益大狀如懷子月事不以時下皆生于女子可導而下黃帝曰膚脹鼓脹可刺邪岐伯曰先寫其脹之血絡後調其經刺去其血絡也

賊風第五十八

黃帝曰夫子言賊風邪氣之傷人也令人病焉今有其不離屏蔽不出室穴之中卒然病者非不離賊風邪氣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嘗有所傷于淫氣藏于血脈之中分肉之間久留而不去若有所墮墜惡血在內而不去卒然喜怒不節飲食不適寒溫不時腠理閉而不通其開而遇風寒則血氣凝結與故邪相襲則爲寒痹其有熱則汗出汗出則受風雖不遇賊風邪氣必有因加而發焉黃帝曰今夫子之所言者皆病人之所自知也

其毋所遇邪氣又毋怵惕之所志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唯有因鬼神之事乎岐伯曰此亦有故邪留而未發因而志有所惡及有所慕血氣內亂兩氣相搏其所從來者微視之不見聽而不聞故似鬼神黃帝曰其祝音咒而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勝先知其病之所從生者可祝而已也

衛氣失常第五十九

黃帝曰衛氣之留於腹中稽積不行苑蘊不得常所使人肢脹胃中滿喘呼逆息者何以去之伯高曰其氣積于胃中者上取之積于腹中者下取之上下皆滿者傍取之黃帝曰取之奈何伯高曰積于上寫大迎天突喉中積于下者寫三里與氣街上下皆滿者上下取之與季脅之下一寸一本云季脅之下深一寸重者雞足取之診視其脈大而弦急及絕不至者及腹皮急甚者不可刺也黃帝曰善黃帝問於伯高曰何以知皮肉氣血筋骨之病也伯高曰色起兩眉薄澤者病在皮脣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肌肉營氣濡然者病在血氣目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筋耳焦枯受塵垢病在骨黃帝曰病形何如取

之奈何伯高曰夫百病變化不可勝數然皮有部肉有
柱血氣有輸骨有屬黃帝曰願聞其故伯高曰皮之部
輸于四末肉之柱在臂脛諸陽分肉之間與足少陰分
間血氣之輸輸于諸絡氣血留居則盛而起筋部無陰
無陽無左無右候病所在骨之屬者骨空之所以受益
而益腦髓者也黃帝曰取之奈何伯高曰夫病變化浮
沈深淺不可勝窮各在其處病間者淺之甚者深之閭
者小之甚者眾之隨變而調氣故曰上工黃帝問于伯
高曰人之肥瘦大小寒溫有老壯少小別之奈何伯高

對曰人年五十已上爲老二十已上爲壯十八已上爲
少六歲已上爲小黃帝曰何以度知其肥瘦伯高曰人
有肥有膏有肉黃帝曰別此奈何伯高曰腘肉堅（一本云腘）
肉皮滿者肥腘肉不堅皮緩者膏皮肉不相離者肉黃
帝曰身之寒溫何如伯高曰膏者其肉淖而粗理者身
寒細理者身熱脂者其肉堅細理者熱粗理者寒黃帝
曰其肥瘦大小奈何伯高曰膏者多氣而皮緩故能
縱腹垂腴肉者身體容大脂者其身收小黃帝曰三者
之氣血多少何如伯高曰膏者多氣多氣者熱熱者耐

寒肉者多血則充形充形則平脂者其血清氣滑少故
不能大此別于衆人者也黃帝曰衆人奈何伯高曰衆
人皮肉脂膏不相加也血與氣不能相多故其形不小
不大各自稱其身命曰衆人黃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
曰必先別其三形血之多少氣之清濁而後調之治無
失常經是故膏人縱腹垂腴肉人者上下容大脂人者
雖脂不能大者

玉版第六十

黃帝曰余以小鍼爲細物也夫子乃言上合之于天下
合之于地中合之于人余以爲過鍼之意矣願聞其故
岐伯曰何物大於天乎夫大于鍼者惟五兵者焉五兵
者死之備也非生之具且夫人者天地之鎭也其不可
不參乎夫治民者亦唯鍼焉夫鍼之與五兵其孰小乎
黃帝曰病之生時有喜怒不測飲食不節陰氣不足陽
氣有餘營氣不行乃發爲癰疽陰陽不通兩熱相搏乃
化爲膿小鍼能取之乎岐伯曰聖人不能使化者爲之
邪不可留也故兩軍相當旗幟相望白刃陳于中野者
此非一日之謀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無白刃之

難者非一日之教也須臾之得也夫至使身被癰疽之病膿血之聚者不亦離道遠乎夫癰疽之生膿血之成也不從天下不從地出積微之所生也故聖人自治于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黃帝曰其已形不予遭膿已成不予見爲之奈何岐伯曰膿已成十死一生故聖人弗使已成而明爲良方著之竹帛使能者踵而傳之後世無有終時者爲其不予遭也黃帝曰其已有膿血而後遭乎不導之以小鍼治乎岐伯曰以小治小者其功小以大治大者多害故其已成膿血者其唯砭石鈹

音披大鍼也鋒之所取也黃帝曰多害者其不可全乎岐伯曰其在逆順焉黃帝曰願聞逆順岐伯曰以爲傷者其白眼青黑眼小是一逆也內藥而嘔者是二逆也腹痛渴甚是三逆也肩項中不便是四逆也音嘶色脫是五逆也除此五者爲順矣黃帝曰諸病皆有逆順可得聞乎岐伯曰腹脹身熱脈大是一逆也腹鳴而滿四肢清泄其脈大是二逆也衄而不止脈大是三逆也咳且溲血脫形其脈小勁是四逆也欬脫形身熱脈小以疾是謂五逆也如是者不過十五日而死矣其腹大脹四末

清脫形泄甚是一逆也腹脹便平聲血其脈大時絕是二逆也欬漱血形內脫脈搏是三逆也嘔血胃滿引背脈小而疾是四逆也欬嘔腹脹且飧泄其脈絕是五逆也如是者不及一時而死矣工不察此者而刺之是謂逆治黃帝曰夫子之言鍼甚駿以配天地上數天文下度地紀內別五藏外次六府經脈二十八會盡有周紀能殺生人不能起死者子能反之乎岐伯曰能殺生人不能起死者也黃帝曰余聞之則爲不仁然願聞其道弗行於人岐伯曰是明道也其必然也其如刀劒之可以

殺人如飲酒使人醉也雖勿診猶可知矣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人之所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穀氣血之海也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氣血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迎而奪之而已矣黃帝曰上下有數乎岐伯曰迎之五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藏之氣盡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輸矣此所謂奪其天氣者也非能絕其命而傾其壽者也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闔門而刺之者死于家中入門而刺之者死于堂上黃帝曰善乎方明哉道

請著之玉版以爲重寶傳之後世以爲刺禁令民勿敢犯也

五禁第六十一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聞刺有五禁何謂五禁岐伯曰禁其不可奪者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奪岐伯曰無寫其不可奪者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過岐伯曰補寫無過其度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逆岐伯曰病與脈相逆命曰五逆黃帝曰余聞刺有九宜岐伯曰明知九鍼之論是謂九宜黃帝曰何謂五禁願聞其不可刺之時岐伯曰甲乙日自乘無刺頭無發矇于耳內丙丁日自乘無振埃于肩喉廉泉戊己日自乘四季無刺腹去爪寫水庚辛日自乘無刺關節于股膝壬癸日自乘無刺足脛是謂五禁黃帝曰何謂五奪岐伯曰形肉已奪是一奪也大汗出之後是二奪也大泄之後是三奪也大出血之後是四奪也新産及大血之後是五奪也此皆不可寫黃帝曰何謂五逆岐伯曰熱病脈靜汗已出脈盛躁是一逆也病泄脈洪大是二逆也著痹不移胭肉破身熱脈偏絕是三逆也淫而奪形身熱色夭然白及後下血衄

血衄篤重是謂四逆也寒熱奪形脈堅搏是謂五逆也

動腧第六十二

黃帝曰經脈十二而手太陰足少陰陽明獨動不休何也岐伯曰是明胃脉也胃爲五藏六府之海其清氣上注于肺肺氣從太陰而行之其行也以息往來故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不已故動而不止黃帝曰氣之過于寸口也上十焉息下八焉伏何道從還不知其極岐伯曰氣之離藏也卒然如弓弩之發如水之下岸上于魚以反衰其餘氣衰散以逆上故其行微黃帝曰足之陽明何因而動岐伯曰胃氣上注于肺其悍氣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循眼系入絡腦出頗下客主人循牙車合陽明并下人迎此胃氣別走于陽明者也故陰陽上下其動也若一故陽病而陽脈小者爲逆陰病而陰脈大者爲逆故陰陽俱靜俱動若引繩相傾者病黃帝曰足少陰何因而動岐伯曰衝脉者十二經之海也與少陰之大絡起于腎下出于氣街循陰股內廉邪入腘中循脛骨內廉並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其別者邪入踝出屬跗上入大指之間注諸絡

以溫足脛此脈之常動者也黃帝曰營衛之行也上下相貫如環之無端今有其卒然遇邪氣及逢大寒手足懈惰其脈陰陽之道相輸之會行相失也氣何由還岐伯曰夫四末陰陽之會者此氣之大絡也四街者氣之徑路也故絡絕則徑通四末解則氣從合相輸如環黃帝曰善此所謂如環無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此之謂也

五味論第六十三

黃帝問于少俞曰五味入于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

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癃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余知其然也不知其何由願聞其故少俞答曰酸入于胃其氣澀以收上之兩焦弗能出入也不出即留于胃中胃中和溫則下注膀胱膀胱之胞薄以懦得酸則縮縳約而不通水道不行故癃陰者積筋之所終也故酸入而走筋矣黃帝曰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何也少俞曰鹹入于胃其氣上走中焦注于脈則血氣走之血與鹹相得則凝凝則胃中汁注之注之則

胃中竭竭則咽路焦故舌本乾而善渴血脈者中焦之道也故鹹入而走血矣黃帝曰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何也少俞曰辛入于胃其氣走于上焦上焦者受氣而營諸陽者也薑韭之氣薰之營衛之氣不時受之久留心下故洞心辛與氣俱行故辛入而與汗俱出黃帝曰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何也少俞曰苦入于胃五穀之氣皆不能勝苦苦入下脘三焦之道皆閉而不通故變嘔齒者骨之所終也故苦入而走骨故入而復出知其走骨也黃帝曰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何也少

俞曰甘入于胃其氣弱小不能上至于上焦而與穀留于胃中者令人柔潤者也胃柔則緩緩則蟲動蟲動則令人悗心其氣外通於肉故甘走肉

陰陽二十五人第六十四

黃帝曰余聞陰陽之人何如伯高曰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于五人亦應之故五五二十五人之政而陰陽之人不與焉其態又不合于衆者五余已知之矣願聞二十五人之形血氣之所生別而以候從外知內何如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此先師之祕也雖伯高猶不能明

之也黃帝避席遵循而卻曰余聞之得其人弗教是謂
重失得而淺之天將厭之余願得而明之金匱藏之不
敢揚之岐伯曰先立五形金木水火土別其五色異其
五形之人而二十五人具矣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
慎之慎之臣請言之木形之人比於上角似於蒼帝其
爲人蒼色小頭長面大肩背直身小手足好有才勞心
少力多憂勞於事能（音耐下同）春夏不能秋冬感而病生足
厥陰佗佗然大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少陽之上遺遺
然左角之人比於右足少陽少陽之下隨隨然（一曰欽
角）

音第角之人比於右足少陽少陽之上推推然（一曰
右角）判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少陽之下括括然火形之人比於
上徵似於赤帝其爲人赤色廣胖（音引）脫面小頭好肩背
髀腹小手足行安地疾心行搖肩背肉滿有氣輕財少
信多慮見事明好顏急心不壽暴死能春夏不能秋冬
秋冬感而病生手少陰核核然質徵之人比於左手太
陽太陽之上肌肌然（一曰質之人一曰大徵）少徵之人比於右手
太陽太陽之下慊慊然右徵之人比於右手太陽太陽
之上鮫鮫然（一曰熊熊然）質判之人比於左手太陽太陽之

下支支頗頗然一曰質徵土形之人比於上宮似於上古黃帝其爲人黃色圓面大頭美肩背大腹美股脛小手足多肉上下相稱行安地舉足浮安心好利人不喜權勢善附人也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足太陰敦敦然大宮之人比於左足陽明陽明之上婉婉然加宮之人比於左足陽明陽明之下坎坎然一曰衆之人一曰少宮之人比於右足陽明陽明之上樞樞然左宮之人比於右足陽明陽明之下兀兀然一曰衆之人一曰陽明之上　金形之人比於上商似於白帝其爲人方面白色小頭小肩背小臗小手足如骨發踵外骨輕身清廉急心靜悍善爲吏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手太陰敦敦然鈇商之人比於左手陽明陽明之下脫脫然左商之人比於右手陽明陽明之上監監然少商之人比於右手陽明陽明之下嚴嚴然水形之人比於上羽似於黑帝其爲人黑色面不平大頭廉頗小肩大腹動手足發行搖身下尻長背延延然不敬畏善欺紿人戮死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足少陰汗汗然大羽之人比於右足太陽太陽

之上頰頰然小羽之人比於左足太陽太陽之下紆紆然眾之爲人比於右足太陽太陽之上絜絜然一曰加之人桎之爲人比於左足太陽太陽之上安安然是故五形之人二十五變者眾之所以相欺者是也黃帝曰得其形不得其色何如岐伯曰形勝色色勝形者至其勝時年加咸則病行失則憂矣形色相得者富貴大樂黃帝曰其形色相勝之時年加可知乎岐伯曰凡年忌下上之人大忌常加七歲十六歲二十五歲三十四歲四十三歲五十二歲六十一歲皆人之大忌不可不自安也

咸則病行失則憂矣當此之時無爲姦事是謂年忌黃帝曰夫子之言脈之上下血氣之候以知形氣奈何岐伯曰足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髯美長血少氣多則髯短故氣少血多則髯少血氣皆少則無髯兩吻多畫足陽明之下血氣盛則下毛美長至胷血多氣少則下毛美短至臍行則善高舉足指少肉足善寒血少氣多則肉而善痿音竹手足寒血氣皆少則無毛有則稀枯悴善痿厥足痺足少陽之上氣血盛則通髯美長血多氣少則通髯美短血少氣多則少髯血氣皆少則無鬚咸於寒

溼則善痹骨痛爪枯也足少陽之下血氣盛則脛毛美長外踝肥血多氣少則脛毛少外踝皮堅而厚血少氣多則胕音杭又下孟切脛也毛少外踝皮薄而軟血氣皆少則無毛外踝瘦無肉足太陽之上血氣盛則美眉眉有毫毛血多氣少則惡眉面多少理血少氣多則面多肉血氣和則美色足太陽之下血氣盛則跟肉滿踵堅氣少血多則瘦跟空血氣皆少則喜轉筋踵下痛手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髭美血少氣多則髭惡血氣皆少則無髭手陽明之下血氣盛則腋下毛美手魚肉以溫氣血皆

少則手瘦以寒手少陽之上血氣盛則眉美以長耳色美血氣皆少則耳焦惡色手少陽之下血氣盛則手捲多肉以溫血氣皆少則寒以瘦氣少血多則瘦以多脈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口多鬚面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面瘦惡色手太陽之下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氣皆少則掌瘦以寒黃帝曰二十五人者刺之有約乎岐伯曰美眉者足太陽之脈氣血多惡眉者血氣少其肥而澤者血氣有餘肥而不澤者氣有餘血不足瘦而無澤者氣血俱不足審察其形氣有餘不足而調之可以知

逆順矣黃帝曰刺其諸陰陽奈何岐伯曰按其寸口人迎以調陰陽切循其經絡之凝濇結而不通者此於身皆爲痛痹甚則不行故凝濇凝濇者致氣以溫之血和乃止其結絡者脈結血不和決之乃行故曰氣有餘於上者導而下之氣不足於上者推而休之其稽留不至者因而迎之必明於經隧乃能持之寒與熱爭者導而行之其宛陳血不結者側而予之必先明知二十五人則血氣之所在左右上下刺約畢也

黃帝內經靈樞卷九　總校黃以周分校　朱昌壽　馮一梅校

黃帝內經靈樞卷十

五音五味第六十五

右徵與少徵調右手太陽上左商與左徵調左手陽明
上少徵與大宮調左手陽明上右角與大角調右足少
陽下大徵與少徵調左手太陽上眾羽與少羽調右足
太陽下少商與右商調右手太陽下桎羽與眾羽調右
足太陽下少宮與大宮調右足陽明下判角與少角調
右足少陽下鈦商與上商調右足陽明下鈦商與上角
調左足太陽下上徵與右徵同穀麥畜羊果杏手少陰

藏心色赤味苦時夏上羽與大羽同穀大豆畜彘果栗
足少陰藏腎色黑味鹹時冬上宮與大宮同穀穈畜牛
果棗足太陰藏脾色黃味甘時季夏上商與右商同穀
黍畜雞果桃手太陰藏肺色白味辛時秋上角與大角
同穀麻畜犬果李足厥陰藏肝色青味酸時春大宮與
上角同右足陽明上左角與大角同左足陽明上少羽
與大羽同右足太陽下左商與右商同左手陽明上加
宮與大宮同左足少陽上右質判與大宮同左手太陽下
判角與大角同左足少陽下大羽與大角同右足太陽

上大角與大宮同右足少陽上右徵少徵質徵上徵判
徵右角欽角上角大角判角右商少商欽商上商左商
少宮上宮大宮加宮左宮眾羽柽羽上羽大羽少羽

黃帝曰婦人無鬚者無血氣乎岐伯曰衝脈任脈皆起
於胞中上循背裏為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
行會於咽喉別而絡脣口血氣盛則充膚熱肉血獨盛
則澹滲皮膚生毫毛今婦人之生有餘於氣不足於血
以其數脫血也衝任之脈不榮口脣故鬚不生焉黃帝
曰士人有傷於陰陰氣絕而不起陰不用然其鬚不去

其故何也宦者獨去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宦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脈血寫不復皮膚內結脣口不榮故鬚不生黃帝曰其有天宦者未嘗被傷不脫於血然其鬚不生其故何也岐伯曰此天之所不足也其任衝不盛宗筋不成有氣無血脣口不榮故鬚不生黃帝曰善乎哉聖人之通萬物也若日月之光影音聲鼓響聞其聲而知其形其非夫子孰能明萬物之精是故聖人視其顏色黃赤者多熱氣青白者少熱氣黑色者多血少氣美眉者太陽多血通髯極鬚者少陽多血美鬚者陽明多

血此其時然也夫人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多氣少血陽明常多血多氣厥陰常多氣少血少陰常多血少氣此天之常數也

百病始生第六十六

黃帝問於岐伯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於風雨寒暑清濕喜怒喜怒不節則傷藏風雨則傷上清濕則傷下三部之氣所傷異類願聞其會岐伯曰三部之氣各不同或起於陰或起於陽請言其方喜怒不節則傷藏藏傷則病起於陰也清濕襲虛則病起於下風雨襲虛則

病起於上是謂三部至於其淫泆不可勝數黃帝曰余固不能數故問先師願卒聞其道岐伯曰風雨寒熱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卒然逢疾風暴雨而不病者蓋無虛故邪不能獨傷人此必因虛邪之風與其身形兩虛相得乃客其形兩實相逢眾人肉堅其中於虛邪也因於天時與其身形參以虛實大病乃成氣有定舍因處爲名上下中外分爲三員是故虛邪之中人也始於皮膚皮膚緩則腠理開開則邪從毛髮入入則抵深深則毛髮立毛髮立則淅然故皮膚痛留而不去則傳舍於

絡脈在絡之時痛於肌肉其痛之時息大經乃代留而不去傳舍於經在經之時洒淅喜驚留而不去傳舍於輸在輸之時六經不通四肢則肢節痛腰脊乃強留而不去傳舍於伏衝之脈在伏衝之時體重身痛留而不去傳舍於腸胃之時賁響腹脹多寒則腸鳴飧泄食不化多熱則溏出麋留而不去傳舍於腸胃之外募原之間留著於脈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積或著孫脈或著絡脈或著經脈或著輸脈或著於伏衝之脈或著於脊筋或著於腸胃之募原上連於緩筋邪氣泆泆不

可勝論黃帝曰願盡聞其所由然岐伯曰其著孫絡之脈而成積者其積往來上下臂手孫絡之居也浮而緩不能句積而止之故往來移行腸胃之間水湊滲注灌濯濯有音有寒則膜滿雷引故時切痛其著於陽明之經則挾臍而居飽食則益大饑則益小其著於緩筋也似陽明之積飽食則痛饑則安其著於腸胃之募原也痛而外連於緩筋飽食則安饑則痛其著於伏衝之脈者揣之應手而動發手則熱氣下於兩股如湯沃之狀其著於脊筋在腸後右饑則積見飽則積不見按之不得其著於輸之脈者閉塞不通津液不下孔竅乾壅此邪氣之從外入內從上下也黃帝曰積之始生至其已成奈何岐伯曰積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積也黃帝曰其成積奈何岐伯曰厥氣生足悗悗生脛寒脛寒則血脈凝濇血脈凝濇則寒氣上入於腸胃入於腸胃則膜脹膜脹則腸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日以成積卒然多食飲則腸滿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脈傷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衄血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後血腸胃之絡傷則血溢於腸外腸外有寒汁沫與血

相搏則并合凝聚不得散而積成矣卒然外中於寒若內傷於憂怒則氣上逆上逆則六輸不通溫氣不行凝血蘊裏而不散津液滲著而不去而積皆成矣黃帝曰其生於陰者奈何岐伯曰憂思傷心重寒傷肺忿怒傷肝醉以入房汗出當風傷脾用力過度若入房汗出浴則傷腎此內外三部之所生病者也黃帝曰善治之奈何岐伯答曰察其所痛以知其應有餘不足當補則補當寫則寫毋逆天時是謂至治

行鍼第六十七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而行之於百姓百姓之血氣各不同形或神動而氣先鍼行或氣與鍼相逢或鍼已出氣獨行或數刺乃知或發鍼而氣逆或數刺病益劇凡此六者各不同形願聞其方岐伯曰重陽之人其神易動其氣易往也黃帝曰何謂重陽之人岐伯曰重陽之人熇熇高高言語善疾舉足善高心肺之藏氣有餘陽氣滑盛而揚故神動而氣先行黃帝曰重陽之人而神不先行者何也岐伯曰此人頗有陰者也岐伯曰多陽者多喜多陰

者多怒數怒者易解故曰頗有陰其陰陽之離合難故
其神不能先行也黃帝曰其氣與鍼相逢奈何岐伯曰
陰陽和調而血氣淖澤滑利故鍼入而氣出疾而相逢
也黃帝曰鍼已出而氣獨行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其陰
氣多而陽氣少陰氣沈而陽氣浮者內藏故鍼已出氣
乃隨其後故獨行也黃帝曰數刺乃知何氣使然岐伯
曰此人之多陰而少陽其氣沈而氣往難故數刺乃知
也黃帝曰鍼入而氣逆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其氣逆與
其數刺病益甚者非陰陽之氣浮沈之勢也此皆粗之

所敗工之所失其形氣無過焉

上膈第六十八

黃帝曰氣爲上膈者食飲入而還出余已知之矣蟲爲
下膈下膈者食晬時乃出余未得其意願卒聞之岐伯
曰喜怒不適食飲不節寒溫不時則寒汁流於腸中流
於腸中則蟲寒蟲寒則積聚守於下管則腸胃充郭衞
氣不營邪氣居之人食則蟲上食蟲上食則下管虛下
管虛則邪氣勝之積聚已留則癰成癰成則下管約
其癰在管內者即而痛深其癰在外者則癰外而痛浮

癰上皮熱黃帝曰刺之奈何岐伯曰微按其癰視氣所行先淺刺其傍稍內益深還而刺之無過三行察其沈浮以爲深淺已刺必熨令熱入中日使熱內邪氣益衰大癰乃潰伍以參禁以除其內恬憺無爲乃能行氣後以鹹苦化穀乃下矣

憂恚無言第六十九

黃帝問於少師曰人之卒然憂恚而言無音者何道之塞何氣出行使音不彰願聞其方少師荅曰咽喉者水穀之道也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會厭平聲者音聲之戶也口脣者音聲之扇也舌者音聲之機也懸雍垂者音聲之關也頏顙者分氣之所泄也橫骨者神氣所使主發舌者也故人之鼻洞涕出不收者頏顙不開分氣失也是故厭小而疾薄則發氣疾其開闔利其出氣易其厭大而厚則開闔難其氣出遲故重言也人卒然無音者寒氣客于厭則厭不能發發不能下至其開闔不致故無音黃帝曰刺之奈何岐伯曰足之少陰上繫於舌絡於橫骨終於會厭兩寫其血脈濁氣乃辟會厭之脈上絡任脈取之天突其厭乃發也

寒熱第七十

黃帝問于岐伯曰寒熱癘瘧在于頸腋者皆何氣使生岐伯曰此皆鼠瘻寒熱之毒氣也留於脈而不去者也黃帝曰去之奈何岐伯曰鼠瘻之本皆在於藏其末上出於頸腋之間其浮於脈中而未內著於肌肉而外爲膿血者易去也黃帝曰去之奈何岐伯曰請從其本引其末可使衰去而絕其寒熱審按其道以予之徐往徐來以去之其小如麥者一刺知三刺而已黃帝曰決其生死奈何岐伯曰反其目視之其中有赤脈上下貫瞳子見一脈一歲死見一脈半一歲半死見二脈二歲死見二脈半二歲半死見三脈三歲而死見赤脈不下貫瞳子可治也

邪客第七十一

黃帝問於伯高曰夫邪氣之客人也或令人目不瞑不臥出者何氣使然伯高曰五穀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爲三隧故宗氣積于胸中出于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焉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脈化以爲血以榮四末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焉衞氣者出其悍氣

之慄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於五藏六府則衛氣獨衛其外行於陽不得入於陰行於陽則陽氣盛陽氣盛則陽蹻陷不得入於陰陰虛故目不瞑黃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補其不足寫其有餘調其虛實以通其道而去其邪飲以半夏湯一劑陰陽已通其臥立至黃帝曰善此所謂決瀆壅塞經絡大通陰陽和得者也願聞其方伯高曰其湯方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揚之萬遍取其清五升煮之以炊以葦薪火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爲一升半去其滓飲汁一小杯日三稍益以知爲度故其病新發者覆杯則臥汗出則已矣久者三飲而已也

黃帝問於伯高曰願聞人之肢節以應天地奈何伯高答曰天圓地方人頭圓足方以應之天有日月人有兩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天有風雨人有喜怒天有雷電人有音聲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熱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竝垂以應之女子不足

二節以抱人形天有陰陽人有夫妻歲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節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腠腘地有十二經水人有十二經脈地有泉脈人有衛氣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晝夜人有臥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齒地有小山人有小節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腘肉蔵有十二月人有十二節地有四時不生草人有無子此人與天地相應者也黄帝問于岐伯曰余願聞持鍼之數內鍼之理縱舍之意扦皮開腠理奈何脈之屈折出入之處焉

至而出焉至而止焉至而徐焉至而疾焉至而入六府之輸於身者余願盡聞少序別離之處離而入陰別而入陽此何道而從行願盡聞其方岐伯曰帝之所問鍼道畢矣黄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手太陰之脈出於大指之端內屈循白肉際至本節之後大淵留以澹外屈上於本節下內屈與陰諸絡會於魚際數脈并注其氣滑利伏行壅骨之下外屈出於寸口而行上至於肘內廉入於大筋之下內屈上行臑音儒臂節也陰入腋下內屈走肺此順行逆數之屈折也心主之脈出於中指之端

內屈循中指內廉以上留於掌中伏行兩骨之間外屈
出兩筋之間骨內之際其氣滑利上二寸外屈出行兩
筋之間上至肘內廉入於小筋之下留兩骨之會上入
於胷中內絡於心脈黃帝曰手少陰之脈獨無腧音庶何
也岐伯曰少陰心脈也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
之所舍也其藏堅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則心傷心傷則
神去神去則死矣故諸邪之在於心者皆在於心之包
絡包絡者心主之脈也故獨無腧焉黃帝曰少陰獨無
腧者不病乎岐伯曰其外經病而藏不病故獨取其經

於掌後銳骨之端其餘脈出入屈折其行之徐疾皆如
手少陰心主之脈行也故本腧者皆因其氣之虛實疾
徐以取之是謂因衝而寫因衰而補如是者邪氣得去
眞氣堅固是謂因天之序黃帝曰持鍼縱舍奈何岐伯
曰必先明知十二經脈之本末皮膚之寒熱脈之盛衰
滑濇其脈滑而盛者病日進虛而細者久以持大以濇
者爲痛痺陰陽如一者病難治其本末尙熱者病尙在
其熱已衰者其病亦去矣持其尺察其肉之堅脆小大
滑濇寒溫燥溼因視目之五色以知五藏而決死生視

其血脈察其色以知其寒熱痛痹黃帝曰持鍼縱舍余未得其意也岐伯曰持鍼之道欲端以正安以靜先知虛實而行疾徐左手執骨右手循之無與肉果寫欲端以正補必閉膚輔鍼導氣邪得淫泆眞氣得居黃帝曰打皮開腠理奈何岐伯曰因其分肉左別其膚微內而徐端之適神不散邪氣得去黃帝問於岐伯曰人有八虛各何以候岐伯答曰以候五藏黃帝曰候之奈何岐伯曰肺心有邪其氣留于兩肘肝有邪其氣留于兩腋脾有邪其氣留于兩髀腎有邪其氣留于兩膕凡此八

虛者皆機關之室眞氣之所過血絡之所遊邪氣惡血固不得住留住留則傷筋絡骨節機關不得屈伸故病攣也

通天第七十二

黃帝問于少師曰余嘗聞人有陰陽何謂陰人何謂陽人少師曰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應之非徒一陰一陽而已也而略言耳口弗能徧明也黃帝曰願略聞其意有賢人聖人心能徧而行之乎少師曰蓋有太陰之人少陰之人太陽之人少陽之人陰陽和平

之人凡五人者其態不同其筋骨氣血各不等黃帝曰其不等者可得聞乎少師曰太陰之人貪而不仁下齊湛湛好內而惡出心和而不發不務於時動而後之此太陰之人也少陰之人小貪而賊心見人有亡常若有得好傷好害見人有榮乃反慍怒心疾而無恩此少陰之人也太陽之人居處于于好言大事無能而虛說志發于四野舉措不顧是非爲事如常自用事雖敗而常無悔此太陽之人也少陽之人諟諦好自貴有小小官則高自宜好爲外交而不內附此少陽之人也陰陽和

平之人居處安靜無爲懼懼無爲欣欣婉然從物或與不爭與時變化尊則謙謙謙謹謹而不治是謂至治古之善用鍼艾者視人五態乃治之盛者寫之虛者補之黃帝曰治人之五態奈何少師曰太陰之人多陰而無陽其陰血濁其衛氣濇陰陽不和緩筋而厚皮不之疾寫不能移之少陰之人多陰少陽小胃而大腸六府不調其陽明脈小而太陽脈大必審調之其血易脫其氣易敗也太陽之人多陽而少陰必謹調之無脫其陰而寫其陽陽重脫者易狂陰陽皆脫者暴死不知人也少陽之

人多陽少陰經小而絡大血在中而氣外實陰而虛陽獨寫其絡脈則強氣脫而疾中氣不足病不起也陰陽和平之人其陰陽之氣和血脈調謹診其陰陽視其邪正安容儀審有餘不足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此所以調陰陽別五態之人者也黃帝曰夫五態之人者相與無故卒然新會未知其行也何以別之少師答曰眾人之屬不如五態之人者故五五二十五人而五態之人不與焉五態之人尤不合於眾者也黃帝曰別五態之人奈何少師曰太陰之人其狀黮黮然黑色念然下意臨臨然長大胭然未偻此太陰之人也少陰之人其狀清然窮然固以陰賊立而躁喘行而似伏此少陰之人也太陽之人其狀軒軒儲儲反身折胭此太陽之人也少陽之人其狀立則好仰行則好搖其兩臂兩肘則常出於背此少陽之人也陰陽和平之人其狀委委然隨隨然顒顒然愉愉然瞚瞚然音旋然豆豆然眾人皆曰君子此陰陽和平之人也

黃帝內經靈樞卷十

總校黃以周分校馮一梅
孫瑛校

黃帝內經靈樞卷十一

官能第七十三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聞九鍼於夫子眾多矣不可勝數余推而論之以爲一紀余司誦之子聽其理非則語余請正其道令可久傳後世無患得其人乃傳非其人勿言岐伯稽首再拜曰請聽聖王之道黃帝曰用鍼之理必知形氣之所在左右上下陰陽表裏血氣多少行之逆順出入之合一作會謀伐有過知解結知補虛寫實上下氣門明通於四海審其所在寒熱淋露以輸異處審

於調氣明於經隧左右肢絡盡知其會寒與熱爭能合而調之虛與實鄰知決而通之左右不調把一作犯而行之明於逆順乃知可治陰陽不奇故知起時審於本末察其寒熱得邪所在萬刺不殆知官九鍼刺道畢矣明於五輸徐疾所在屈伸出入皆有條理言陰與陽合於五行五藏六府亦有所藏四時八風盡有陰陽各得其位合於明堂各處色部五藏六府察其所痛左右上下知其寒温何經所在審皮膚之寒温滑濇知其所苦腸有上下知其氣所在先得其道稀而疏之稍深以留故

能徐入之大熱在上推而下之從下上者引而去之視前痛者常先取之大寒在外留而補之入於中者從合寫之鍼所不爲灸之所宜上氣不足推而揚之下氣不足積而從之陰陽皆虛火自當之厥而寒甚骨廉陷下寒過於膝下陵三里陰絡所過得之留止寒入於中推而行之經陷下者火則當之結絡堅下火所治之不知所苦兩蹻之下男陰女陽良工所禁鍼論畢矣用鍼之服必有法則上視天光下司八正以辟奇邪而觀百姓審於虛實無犯其邪是得天之露遇歲之虛救而不勝

反受其殃故曰必知天息乃言鍼意法於往古驗於來
今觀於窈冥窈冥一本作冥冥通於無窮麤之所不見良工之
所貴莫知其形若神髣髴邪氣之中人也洒淅動形正
邪之中人也微先見於色不知於其身若有若無若亾
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是故上工之取氣乃救其萌
芽下工守其已成因敗其形是故工之用鍼也知氣之
所在而守其門戶明於調氣補寫所在徐疾之意所取
之處寫必用員切而轉之其氣乃行疾而徐出邪氣乃
出伸而迎之遥大其穴氣出乃疾補必用方外引其皮

令當其門左引其樞右推其膚微旋而徐推之必端以
正安以靜堅心無解欲微以留氣下而疾出之推其皮
蓋其外門眞氣乃存用鍼之要無忘其神雷公問於黃
帝曰鍼論曰得其人乃傳非其人勿言何以知其可傳
黃帝曰各得其人任之其能故能明其事雷公曰願聞
官能奈何黃帝曰明目者可使視色聰耳者可使聽音
捷疾辭語者可使傳論語徐而安靜手巧而心審諦者
可使行鍼艾理血氣而調諸逆順察陰陽而兼諸方緩
節柔筋而心和調者可使導引行氣疾毒言語輕人者

可使唾癰呪病爪苦手毒爲事善傷者可使按積抑痹
各得其能方乃可行其名乃彰不得其人其功不成其
師無名故曰得其人乃言非其人勿傳此之謂也手毒
者可使試按龜置龜於器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矣
手甘者復生如故也

論疾診尺第七十四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欲無視色持脈獨調其尺以言其
病從外知內爲之奈何岐伯曰審其尺之緩急小大滑
濇肉之堅脆而病形定矣視人之目窠上微癰如新臥

起狀其頸脈動時欬按其手足上窅而不起者風水膚
脹也尺膚滑其淖澤者風也尺肉弱者解㑊安臥脫肉
者寒熱不治尺膚滑而澤脂者風也尺膚濇者風痹也
尺膚麤麤如枯魚之鱗者水泆飲也尺膚熱甚脈盛躁者
病溫也其脈盛而滑者病且出也尺膚寒其脈小者泄
少氣尺膚炬然先熱後寒久大之而熱者亦寒熱也肘所獨熱者腰以上熱手所獨熱者
腰以下熱肘前獨熱者膺前熱肘後獨熱者肩背熱臂
中獨熱者腰腹熱肘後麤麤以下三四寸熱者腸中有蟲

掌中熱者腹中熱掌中寒者腹中寒魚上白肉有青血脈者胃中有寒尺炬然熱人迎大者當奪血尺堅大脈小甚少氣悗有加立死目赤色者病在心白在肺青在肝黃在脾黑在腎黃色不可名者病在胃中診目痛赤脈從上下者太陽病從下上者陽明病從外走內者少陽病診寒熱赤脈上下至瞳子見一脈一歲死見一脈半一歲半死見二脈二歲死見二脈半二歲半死見三脈三歲死診齲齒痛按其陽之來有過者獨熱在左左熱在右右熱在上上熱在下下熱診血脈者多赤多熱多痛多寒爲久痺多赤多黑多青皆見者寒熱身痛而色微黃齒垢黃爪甲上黃黃疸也安臥小便黃赤脈小而澀者不嗜食人病其寸口之脈與人迎之脈小大等及其浮沈等者病難已也女子手少陰脈動甚者妊子嬰兒病其頭毛皆逆上者必死耳間青脈起者掣痛大便赤瓣飧泄脈小者手足寒難已飧泄脈小手足溫泄易已四時之變寒暑之勝重陰必陽重陽必陰故陰主寒陽主熱故寒甚則熱熱甚則寒故曰寒生熱熱生寒此陰陽之變也故曰冬傷於寒春生瘧熱春傷於

風夏生飧泄腸澼夏傷於暑秋生痎音皆瘧秋傷於溼冬生咳嗽是謂四時之序也

刺節眞邪第七十五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聞刺有五節奈何岐伯曰固有五節一曰振埃二曰發矇三曰去爪四曰徹衣五曰解惑黃帝曰夫子言五節余未知其意岐伯曰振埃者刺外去陽病也發矇者刺府輸去府病也去爪者刺關節肢絡也徹衣者盡刺諸陽之奇輸也解惑者盡知調陰陽補寫有餘不足相傾移也黃帝曰刺節言振埃夫子乃言刺外經去陽病余不知其所謂也願卒聞之岐伯曰振埃者陽氣大逆上滿於胷中憤瞋肩息大氣逆上喘喝坐伏病惡埃煙鬲音噎不得息請言振埃尚疾於振埃黃帝曰善取之何如岐伯曰取之天容黃帝曰其狀上氣窮詘胷痛者取之奈何岐伯曰取之廉泉黃帝曰取之有數乎岐伯曰取天容者無過一里取廉泉者血變而止帝曰善哉黃帝曰刺節言發矇余不得其意夫發矇者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夫子乃言刺府輸去府病何輸使然願聞其故岐伯曰妙乎哉問也此刺之大約鍼

之極也神明之類也口說書卷猶不能及也請言發矇
耳尚疾於發矇也黃帝曰善願卒聞之岐伯曰刺此者
必於日中刺其聽宮中其睟子聲聞於耳此其輸也黃
帝曰善何謂聲聞於耳岐伯曰刺邪以手堅按其兩鼻
竅而疾偃其聲必應於鍼也黃帝曰善此所謂弗見爲
之而無目視見而取之神明相得者也黃帝曰刺節言
去爪夫子乃言刺關節肢絡願卒聞之岐伯曰腰脊者
身之大關節也肢脛者人之管以趨翔也莖垂者身中
之機陰精之候津液之道也故飲食不節喜怒不時津

液內溢乃下留於睾血道不通日大不休俛仰不便趨
翔不能此病縈然有水不上不下鈹石所取形不可匿
常不得藏故命曰去爪帝曰善黃帝曰刺節言徹衣夫
子乃言盡刺諸陽之奇輸未有常處也願卒聞之岐伯
曰是陽氣有餘而陰氣不足陰氣不足則內熱陽氣有
餘則外熱內熱相搏熱於懷炭外畏綿帛近不可近身
又不可近席腠理閉塞則汗不出舌焦脣槁腊乾嗌燥
飲食不讓美惡黃帝曰善取之奈何岐伯曰或之於其
天府大杼三痏又刺中膂以去其熱補足手太陰以去

其汗熱去汗稀疾於徹衣黃帝曰善黃帝曰刺節言解惑夫子乃言盡知調陰陽補寫有餘不足相傾移也惑何以解之岐伯曰大風在身血脈偏虛虛者不足實者有餘輕重不得傾側宛伏不知東西不知南北乍上乍下反乍覆顛倒無常甚於迷惑黃帝曰善取之奈何岐伯曰寫其有餘補其不足陰陽平復用鍼若此疾於解惑黃帝曰善請藏之靈蘭之室不敢妄出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邪何謂五邪岐伯曰病有持癰者有容大者有狹小者有熱者有寒者是謂五邪黃帝曰刺五邪

奈何岐伯曰凡刺五邪之方不過五章痹熱消滅腫聚散亾寒痹益溫小者益陽大者必去請道其方凡刺癰邪無迎隨易俗移性不得臃脫道更行去其鄉不安處所乃散亾諸陰陽過癰者取之其輸寫之凡刺大邪日以小泄奪其有餘乃益虛剽其通鍼其邪肌肉親視之毋有反其眞刺諸陽分肉間凡刺小邪日以大補其不足乃無害視其所在迎之界遠近盡至其不得外侵而行之乃自費刺分肉間凡刺熱邪越而蒼出遊不歸乃無病爲開通辟門戶使邪得出病乃已凡刺寒邪日以

溫徐徃徐來致其神門戶已閉氣不分虛實得調其氣
存也黃帝曰官鍼奈何岐伯曰刺癰者用鈹鍼刺大者
用鋒鍼刺小者用員利鍼刺熱者用鑱鍼刺寒者用毫
鍼也請言解論與天地相應與四時相副人參天地故
可爲解下有漸洳上生葦蒲此所以知形氣之多少也
陰陽者寒暑也熱則滋雨而在上根荄少汁人氣在外
皮膚緩腠理開血氣減汗大泄皮淖澤寒則地凍水冰
人氣在中皮膚緻腠理閉汗不出血氣强肉堅濇當是
之時善行水者不能徃冰善穿地者不能鑿凍善用鍼

者亦不能取四厥血脈凝結堅搏不徃來者亦未可卽
柔故行水者必待天溫冰釋凍解而水可行地可穿也
人脈猶是也治厥者必先熨調和其經掌與腕肘與腳
項與脊以調之火氣已通血脈乃行然後視其病脈淖
澤者刺而平之堅緊者破而散之氣下乃止此所謂以
解結者也用鍼之類在於調氣氣積於胃以通營衛各
行其道宗氣留於海其下者注於氣街其上者走於息
道故厥在於足宗氣不下脈中之血凝而留止弗之火
調弗能取之用鍼者必先察其經絡之實虛切而循之

按而彈之視其應動者乃後取之而下之六經調者謂之不病雖病謂之自已也一經上實下虛而不通者此必有橫絡盛加于大經令之不通視而寫之此所謂解結也上寒下熱先刺其項太陽久留之已刺則熨項與肩胛令熱下合乃止此所謂推而上之者也上熱下寒視其虛脈而陷之於經絡者取之氣下乃止此所謂引而下之者也大熱偏身狂而妄見妄聞妄言視足陽明及大絡取之虛者補之血而實者寫之因其偃臥居其頭前以兩手四指挾按頸動脈久持之卷而切推下至

缺盆中而復止如前熱去乃止此所謂推而散之者也黃帝曰有一脈生數十病者或痛或癰或熱或寒或痒或痹或不仁變化無窮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邪氣之所生也黃帝曰余聞氣者有眞氣有正氣有邪氣何謂眞氣岐伯曰眞氣者所受於天與穀氣并而充身也正氣者正風也從一方來非實風又非虛風也邪氣者虛風之賊傷人也其中人也深不能自去正風者其中人也淺合而自去其氣來柔弱不能勝眞氣故自去虛邪之中人也洒淅動形起毫毛而發腠理其入深內搏於

骨則爲骨痹搏於筋則爲筋攣搏於脈中則爲血閉不通則爲癰搏於肉與衛氣相搏陽勝者則爲熱陰勝者則爲寒寒則眞氣去去則虛虛則寒搏於皮膚之間其氣外發腠理開毫毛搖氣往來行則爲痒留而不去則痹衛氣不行則爲不仁虛邪偏容於身半其入深內居營衛營衛稍衰則眞氣去邪氣獨留發爲偏枯其邪氣淺者脈偏痛虛邪之入於身也深寒與熱相搏久留而內著寒勝其熱則骨疼肉枯熱勝其寒則爛肉腐肌爲膿內傷骨內傷骨爲骨蝕有所疾前筋筋屈不得伸邪氣居其間而不反發於筋溜有所結氣歸之衛氣留之不得反津液久留合而爲腸溜久者數歲乃成以手按之柔已有所結氣歸之津液留之邪氣中之凝結日以易甚連以聚居爲昔瘤以手按之堅有所結深中骨氣因於骨骨與氣并日以益大則爲骨疽有所結中於肉宗氣歸之邪留而不去有熱則化而爲膿無熱則爲肉疽凡此數氣者其發無常處而有常名也

衛氣行第七十六

黃帝問於岐伯曰願聞衛氣之行出入之合何如伯高

曰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辰子午爲經卯酉爲緯天周二十八宿而一面七星四七二十八星房昴爲緯虛張爲經是故房至畢爲陽昴至心爲陰陽主晝陰主夜故衛氣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於身晝日行於陽二十五周周夜行於陰二十五周周於五藏是故平旦陰盡陽氣出於目目張則氣上行於頭循項下足太陽循背下至小指之端其藏者別於目銳眥下手太陽下至手小指之間外側其藏者別於目銳眥下足少陽注小指次指之間以上循手少陽之分側下至小指之間別者以上至耳前合於頷脈注足陽明以下行至跗上入五指之間其藏者從耳下下手陽明入大指之間入掌中其至於足也入足心出內踝下行陰分復合於目故爲一周是故日行一舍人氣行一周與十分身之八日行二舍人氣行三周於身與十分身之六日行三舍人氣行於身五周與十分身之四日行四舍人氣行於身七周與十分身之二日行五舍人氣行於身九周日行六舍人氣行於身十周與十分身之八日行七舍人氣行於身十二周在身與十分身之六日行十四舍人氣二十五

周於身有奇分與十分身之二陽盡於陰陰受氣矣其始入於陰當從足少陰注於腎腎注於心心注於肺肺注於肝肝注於脾脾復注于腎爲周是故夜行一舍人氣行於陰藏一周與十分藏之八亦如陽行之二十五周而復合於目陰陽一日一夜合有奇分十分身之二與十分藏之二是故人之所以臥起之時有早晏者奇分不盡故也黃帝曰衛氣之在於身也上下往來不以期候氣而刺之奈何伯高曰分有多少日有長短春秋冬夏各有分理然後常以平旦爲紀以夜盡爲始是故

一日一夜水下百刻二十五刻者半日之度也常如是毋已日入而止隨日之長短各以爲紀而刺之謹候其時病可與期失時反候者百病不治故曰刺實者刺其來也刺虛者刺其去也此言氣存亡之時以候虛實而刺之是故謹候氣之所在而刺之是謂逢時在於三陽必候其氣在於陽而刺之病在於三陰必候其氣在陰分而刺之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四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五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六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七刻人

氣在陽明水下八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九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一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十二刻人氣在陰分水下十三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四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五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十六刻人氣在陰分水下十七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八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九刻人氣在陽明水下二十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二十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十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二十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二十四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二十五刻人氣在太陽此半日之度也從房至畢一十四舍水下五十刻日行半度廻行一舍水下三刻與七分刻之四大要曰常以日之如於宿上也人氣在太陽是故日行一舍人氣行三陽行與陰分常如是無已天與地同紀紛紛盼盼（普巴切）終而復始一日一夜水下百刻而盡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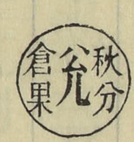
九宮八風第七十七

合八風虛實邪正



















立秋二玄委西南方秋分七倉果西方立冬六新洛西北方

夏至九上天南方招搖中央冬至一叶蟄北方

立夏四陰洛東南方春分三倉門東方立春八天留東北方

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四十六日明日居陰洛四十六日明日居倉門四十六日明日居天宮四十六日明日居玄委四十六日明日居倉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復居叶蟄之宮曰冬至矣太一日游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數所在日從一處至九日復反於一常如是無已終

而復始太一移日天必應之以風雨以其日風雨則吉歲美民安少病矣先之則多雨後之則多汗太一在冬至之日有變占在君太一在春分之日有變占在相太一在中宮之日有變占在吏太一在秋分之日有變占在將太一在夏至之日有變占在百姓所謂有變者太一居五宮之日病風折樹木揚沙石各以其所主占貴賤因視風所來而占之風從其所居之鄉來爲實風主生長養萬物從其衝後來爲虛風傷人者也主殺主害者謹候虛風而避之故聖人曰避虛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弗能害此之謂也是故太一入徙立於中宮乃朝八風以占吉凶也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其傷人也內舍於心外在於脈氣主熱風從西南方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脾外在於肌其氣主爲弱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肺外在於皮膚其氣主爲燥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其傷人也內舍於小腸外在於手太陽脈脈絕則溢脈閉則結不通善暴死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腎外在於骨與肩背之膂筋其氣主爲寒也風從東北方來名曰凶

風其傷人也內舍於兩脅腋骨下及肢節
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肝外在於
筋紐其氣主爲身溼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其傷人
也內舍於胃外在肌肉其氣主體重此八風皆從其虛
之鄉來乃能病人三虛相搏則爲暴病卒死兩實一虛
病則爲淋露寒熱犯其雨溼之地則爲痿故聖人避風
如避矢石焉其有三虛而偏中於邪風則爲擊骨偏枯
矣

黃帝內經靈樞卷十一

黃帝內經靈樞卷十一 總校黃以周分校馮一梅孫瑛校

黃帝內經靈樞卷十二

九鍼論第七十八

黃帝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衆多博大矣余猶不能寤敢問九鍼焉生何因而有名岐伯曰九鍼者天地之大數也始於一而終於九故曰一以法天二以法地三以法人四以法時五以法音六以法律七以法星八以法風九以法野黃帝曰以鍼應九之數奈何岐伯曰夫聖人之起天地之數也一而九之故以立九野九而九之九八十一以起黃鍾數焉以鍼應數也一者天也天者

陽也五藏之應天者肺肺者五藏六府之蓋也皮者肺之合也人之陽也故爲之治鍼必以大其頭而銳其末令無得深入而陽氣出二者地也人之所以應土者肉也故爲之治鍼必筩音同其身而員其末令無得傷肉分傷則氣得竭三者人也人之所以成生者血脈也故爲之治鍼必大其身而員其末令可以按脈勿陷以致其氣令邪氣獨出四者時也時者四時八風之客于經絡之中爲瘤病者也故爲之治鍼必筩其身而銳其末令可以寫熱出血而痼病竭五者音也音者冬夏之分分於子午陰與陽別寒與熱爭兩氣相搏合爲癰膿者也故爲之治鍼必令其末如劍鋒可以取大膿六者律也律者調陰陽四時而合十二經脈虛邪客於經絡而爲暴痹者也故爲之治鍼必令尖如氂且員且銳中身微大以取暴氣七者星也星者人之七竅邪之所客於經而爲痛痹舍於經絡者也故爲之治鍼令尖如蟲喙靜以徐往微以久留正氣因之眞邪俱往出鍼而養者也八者風也風者人之股肱八節也八正之虛風八風傷人內舍於骨解腰脊節腠理之間爲深痹也故爲之

治鍼必長其身鋒其末可以取深邪遠痹九者野也野者人之節解皮膚之間也淫邪流溢於身如風水之狀而溜不能過於機關大節者也故爲之治鍼令小大如挺其鋒微員以取大氣之不能過於關節者也黃帝曰鍼之長短有數乎岐伯曰一曰鑱鍼者取法於巾巾一作布鍼去末寸半卒銳之長一寸六分主熱在頭身也二曰員鍼取法於絮鍼筩其身而卵其鋒長一寸六分主治分肉間氣三曰鍉音低鍼取法於黍粟之銳長三寸半主按脈取氣令邪出四曰鋒鍼取法於絮鍼筩其身鋒其末長一寸六分主癰熱出血五曰鈹鍼取法於劒鋒廣二分半長四寸主大癰膿兩熱爭者也六曰員利鍼取法於氂鍼微大其末反小其身令可深內也長一寸六分主取癰痹者也七曰毫鍼取法於毫毛長一寸六分主寒熱痛痹在絡者也八曰長鍼取法於綦鍼長七寸主取深邪遠痹者也九曰大鍼取法於鋒鍼其鋒微員長四寸主取大氣不出關節者也鍼形畢矣此九鍼大小長短法也黃帝曰願聞身形應九野奈何岐伯曰請言身形之應九野也左足應立春其日戊寅已丑左脅

應春分其日乙卯左手應立夏其日戊辰已巳膺喉首
頭應夏至其日丙午右手應立秋其日戊申已未右脅
應秋分其日辛酉右足應立冬其日戊戌已亥腰尻下
竅應冬至其日壬子六府腸下三藏應中州其大禁大
禁太乙所在之日及諸戊已凡此九者善候八正所在
之處所主左右上下身體有癰腫者欲治之無以其所
直之日潰治之是謂天忌日也形樂志苦病生於脈治
之以灸刺形苦志樂病生於筋治之以熨引形樂志樂
病生於肉治之以鍼石形苦志苦病生於咽喝治之以

甘藥形數驚恐筋脈不通病生於不仁治之以按摩醪
藥是謂形五藏氣心主噫肺主欬肝主語脾主吞腎主
欠六府氣膽爲怒胃爲氣逆嘔大腸小腸爲泄膀胱不
約爲遺溺下焦溢爲水五味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甘
入脾鹹入腎淡入胃是謂五味五并精氣并肝則憂并
心則喜并肺則悲并脾則恐并腎則畏是謂五精之氣
并於藏也五惡肝惡風心惡熱肺惡寒腎惡燥脾惡濕
此五藏氣所惡也五液心主汗肝主泣肺主涕腎主唾
脾主涎此五液所出也五勞久視傷血久臥傷氣久坐

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此五久勞所病也五走音湊酸走筋辛走氣苦走血鹹走骨甘走肉是謂五走也五裁一本作五禁病在筋無食酸病在氣無食辛病在骨無食鹹病在血無食苦病在肉無食甘口嗜而欲食之不可多矣必自裁也命曰五裁五發陰病發於夏五邪邪入于陽陰病發於肉陽病發於冬陰病發於夏五邪邪入于陽則爲狂邪入于陽轉則爲癲疾邪入于陰轉則爲瘖陽入之于陰病靜陰出之于陽病喜怒五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精志也五主心主脈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肌腎主骨陽明多血多氣太陽多血少氣少陽多氣少血太陰多血少氣厥陰多血少氣少陰多氣少血故曰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血惡氣刺太陰出血惡氣刺厥陰出血惡氣刺少陰出氣惡血也足陽明太陰爲表裏少陽厥陰爲表裏太陽少陰爲表裏是謂足之陰陽也手陽明太陰爲表裏少陽心主爲表裏太陽少陰爲表裏是謂手之陰陽也

歲露論第七十九

黃帝問于岐伯曰經言夏日傷暑秋病瘧瘧之發以時其故何也岐伯對曰邪客于風府病循膺而下衛氣一日一夜常大會于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日作晏此其先客于脊背也故每至於風府則腠理開腠理開則邪氣入邪氣入則病作此所以日作尚晏也衛氣之行風府日下一節二十一日下至尾底二十二日入脊內注于伏衝之脉其行九日出于缺盆之中其氣上行故其病稍益至其內搏於五藏橫連募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日作故次日乃畜積而作焉黃帝曰衛氣每至於風府腠理乃發發則邪入焉其衛氣日下一節則不當風府奈何岐伯曰風府無常衛氣之所應必開其腠理氣之所舍節則其府也黃帝曰善夫風之與瘧也相與同類而風常在而瘧特以時休何也岐伯曰風氣留其處瘧氣隨經絡沈以內搏故衛氣應乃作也帝曰善黃帝問於少師曰余聞四時八風之中人也故有寒暑寒則皮膚急而腠理閉暑則皮膚緩而腠理開賊風邪氣因得以入乎將必須八正虛邪乃能傷人乎少師答曰不然賊風邪氣之中人也不得以時然必因

其開也其入深其內極病其病人也卒暴因其閉也其
入淺以留其病也徐以遲黃帝曰有寒溫和適腠理不
開然有卒病者其故何也少師答曰帝弗知邪入乎雖
平居其腠理開閉緩急其故當有時也黃帝曰可得聞
乎少師曰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故月滿則
海水西盛人血氣積肌肉充皮膚緻毛髮堅腠理郄煙
垢著當是之時雖遇賊風其入淺不深至其月郭空則
海水東盛人氣血虛其衛氣去形獨居肌肉減皮膚縱
腠理開毛髮殘膲理薄煙垢落當是之時遇賊風則其

入深其病人也卒暴黃帝曰其有卒然暴死暴病者何
也少師答曰三虛者其死暴疾也得三實者邪不能傷
人也黃帝曰願聞三虛少師曰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
時之和因爲賊風所傷是謂三虛故論不知三虛工反
爲巨巨帝曰願聞三實少師曰逢年之盛遇月之滿得時
之和雖有賊風邪氣不能危之也命曰三實黃帝曰善
乎哉論明乎哉道請藏之金匱然此一夫之論也黃帝
曰願聞歲之所以皆同病者何因而然少師曰此八正
之候也黃帝曰候之奈何少師曰候此者常以冬至之

日太一立於叶螫之宮其至也天必應之以風雨者矣
風雨從南方來者爲虛風賊傷人者也其以夜半至也
萬民皆臥而弗犯也故其歲民少病其以晝至者萬民
懈惰而皆中於虛風故萬民多病虛邪入客於骨而不
發於外至其立春陽氣大發腠理開因立春之日風從
西方來萬民又皆中於虛風此兩邪相搏經氣結代者
矣故諸逢其風而遇其雨者命曰遇歲露焉因歲之和
而少賊風者民少病而少死歲多賊風邪氣寒溫不和
則民多病而死矣黃帝曰虛邪之風其所傷貴賤何如

候之奈何少師答曰正月朔日太一居天留之宮其日
西北風不雨人多死矣正月朔日平旦北風春民多死
正月朔日中北風夏民多死正月朔日夕時北風秋民多死終
日北風大病死者十有六正月朔日風從南方來命曰
旱鄉從西方來命曰白骨將國有殃人多死亾正月朔
日風從東方來發屋揚沙石國有大災也正月朔日風
從東南方行春有死亾正月朔日天利溫不風羅賤民
不病天寒而風羅貴民多病此所謂候歲之風崖傷人

者也二月丑不風民多心腹病三月戌不溫民多寒熱
四月巳不暑民多癰病十月申不寒民多暴死諸所謂
風者皆發屋折樹木揚沙石起毫毛發腠理者也

大惑論第八十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嘗上於清泠之臺中階而顧匍匐
而前則惑余私異之竊內怪之獨瞑獨視安心定氣久
而不解獨博獨眩被髮長跪俛而視之後久之不已也
卒然自上何氣使然岐伯對曰五藏六府之精氣皆上
注於目而爲之精精之窠爲眼骨之精爲瞳子筋之精

爲黑眼血之精爲絡其窠氣之精爲白眼肌肉之精爲
約束裏撗筋骨血氣之精而與脈并爲系上屬於腦後
出於項中故邪中於項因逢其身之虛其入深則隨眼
系以入於腦入於腦則腦轉腦轉則引目系急目系急
則目眩以轉矣邪其精其精所中不相比也則精散精
散則視歧視歧見兩物目者五藏六府之精也營衞魂
魄之所生也故神勞則魂魄散志意
亂是故瞳子黑眼法於陰白眼赤脈法於陽也故陰陽
合傳而精明也目者心使也心者神之舍也故神精亂

而不轉卒然見非常處精神亂鬼散不相得故曰惑也
黃帝曰余疑其然余每之東苑未曾不惑去之則復余
唯獨爲東苑勞神乎何其異異也岐伯曰不然也心有所
喜神有所惡卒然相惑則精氣亂視誤故惑神移乃復
是故間者爲迷甚者爲惑惑黃帝曰人之善忘者何氣使
然岐伯曰上氣不足下氣有餘腸胃實而心肺虛虛則
營衛留於下久之不以時上故善忘也黃帝曰人之善
饑而不嗜食者何氣使然岐伯曰精氣并於脾熱氣留
於胃胃熱則消穀穀消故善饑胃氣逆上則胃脘寒故
不嗜食也黃帝曰病而不得臥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衛
氣不得入於陰常留於陽留於陽則陽氣滿陽滿則
陽蹻盛不得入於陰則陰氣虛故目不瞑矣黃帝曰病
目而不得視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衛氣留於陰不得行
於陽留於陰則陰氣盛陰氣盛則陰蹻滿不得入於陽
則陽氣虛故目閉也黃帝曰人之多臥者何氣使然岐
伯曰此人腸胃大而皮膚溼而分肉不解焉腸胃大則
衛氣留久皮膚溼則分肉不解其行遲夫衛氣者晝日
常行於陽夜行於陰故陽氣盡則臥陰氣盡則寤故腸

胃大則衞氣行留久皮膚溼分肉不解則行遲留於陰也久其氣不清則欲瞑故多臥矣其腸胃小皮膚滑以緩分肉解利衞氣之留於陽也久故少瞑焉黃帝曰其非常經也卒然多臥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邪氣留於上焦上焦閉而不通已食若飲湯衞氣留久於陰而不行故卒然多臥焉黃帝曰善治此諸邪奈何岐伯曰先其藏府誅其小過後調其氣盛者寫之虛者補之必先明知其形志之苦樂定乃取之

癰疽第八十一

黃帝曰余聞腸胃受穀上焦出氣以溫分肉而養骨節通腠理中焦出氣如露上注谿谷而滲孫脈津液和調變化而赤爲血血和則孫脈先滿溢乃注於絡脈皆盈乃注於經脈陰陽已張因息乃行行有經紀周有道理與天合同不得休止切而調之從虛去實寫則不足疾則氣減留則先後從虛去虛補則有餘血氣已調形氣乃持余已知血氣之平與不平未知癰疽之所從生成敗之時死生之期有遠近何以度之可得聞乎岐伯曰經脈留行不止與天同度與地合紀故天宿失度日月

薄蝕地經失紀水道流溢草萐（魚幾切）不成五穀不殖徑路不通民不往來巷聚邑居則別離異處血氣猶然請言其故夫血脈營衛周流不休上應星宿下應經數寒邪客於經絡之中則血泣（音澀下同）血泣則不通不通則衛氣歸之不得復反故癰腫寒氣化爲熱熱勝則腐肉肉腐則爲膿膿不寫則爛筋筋爛則傷骨骨傷則髓消不當骨空不得泄寫血枯空虛則筋骨肌肉不相榮經脈敗漏薰於五藏藏傷故死矣黃帝曰願盡聞癰疽之形與忌曰名豉伯曰癰發於嗌中名曰猛疽猛疽不治化爲膿膿不寫塞咽半日死其化爲膿者寫則合豕膏冷

食三日而已發於頸名曰天疽其癰大以赤黑不急治則熱氣下入淵腋前傷任脈內薰肝肺薰肝肺十餘日而死矣陽留大發消腦留項名曰腦爍其色不樂項痛而如刺以鍼煩心者死不可治發於肩及膺名曰疵癰其狀赤黑急治之此令人汗出至足不害五藏癰發四五日莖炳之發於腋下赤堅者名曰米疽治之以砭石欲細而長疏砭之塗已（已疑作以）豕膏六日已勿裹之其癰堅而不潰者爲馬刁挾纓急治之發於胷名曰井疽其

狀如大豆三四日起不早治下入腹不治七日死矣發於膺名曰甘疽色青其狀如穀實蔬蕪常苦寒熱急治之去其寒熱十歲死死後出膿發於脅名曰敗疵敗疵者女子之病也灸之其病大癰膿治之其中乃有生肉大如赤小豆剉蔆蕪草根各一升以水一斗六升煮之竭爲取三升則強飲厚衣坐於釜上令汗出至足已發於股脛名曰股脛疽其狀不甚變而癰膿搏骨不急治三十日死矣發於尻名曰銳疽其狀赤堅大急治之不治三十日死矣發於股陰名曰赤施不急治六十日死在兩股之內不治十日而當死發於膝名曰疵癰其狀大癰色不變寒熱如堅石勿石之者死須其柔乃石之者生諸癰疽之發於節而相應者不可治也發於陽者百日死發於陰者三十日死發於脛名曰兔齧其狀赤至骨急治之不治害人也發於內踝名曰走緩其狀癰也色不變數石其輸而止其寒熱不死發於足上下名曰四淫其狀大癰急治之百日死發於足傍名曰厲癰其狀不大初如小指發急治之去其黑者不消輒益不治百日死發於足指名曰脫癰其狀赤黑死不治不赤

黑不死不衰急斬之不否同則死矣黃帝曰夫子言癰疽何以別之岐伯曰營衛稽留於經脈之中則血泣而不行不行則衛氣從之而不通壅遏而不得行故熱大熱不止熱勝則肉腐肉腐則爲膿然不能陷骨髓不爲焦枯五藏不爲傷故命曰癰黃帝曰何謂疽岐伯曰熱氣淫盛下陷肌膚筋髓枯內連五藏血氣竭當其癰下筋骨良肉皆無餘故命曰疽疽者上之皮天以堅上如牛領之皮癰者其皮上薄以澤此其候也